

繪圖二十四續彭公案

第二十一回 秦兆榮暗試豪傑 忠義俠獨訪奸徒

詩曰 旌旗遍野滿郊原 戈戟森森勢更嚴 苦口几番傳電告 由來逆耳是忠言

話說秦兆榮正待寬衣就寢，却被柳春一句話，不由的驚詫起來。連忙側耳細听，果然不錯。正是嚶嚶的哭聲，并且這聲音離此不遠，好像十分悽慘。請教他們行俠仗義的人物，一生專好代抱不平。此刻听了這樣悲聲，焉有坐視的道理。當時秦兆榮早就無名火起，忍不住暴跳起來。一面向柳春說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這聲音內中定有一段緣故。想必又是什麼惡霸強盜，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來。咱們弟兄既在此地，斷不能袖手旁觀。最好兄等且在此稍候片刻，待小弟前去探听一番。到底看是怎樣。柳春笑道：「大哥且勿性急。在這般深夜之中，凡事須三思而行。斷不可輕易造次。若要探听，還是咱們全去為妙。這几句话，秦兆榮倒狠是佩服。自己心裡一想，照他的見識，却是比咱高明。毫無輕年浮燥的氣習，不知他的武藝究竟怎樣，落得他此刻要去。咱何妨就讓他去走一踎，且看他幹事精細不精細。本領到底如何。就此試驗他一番。豈不兩全其美。想罷，因向柳春笑道：「大哥方才果是金石之言。使小弟茅塞頓開，佩服不盡。但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本是我輩分內之事。難得吾兄義勇兼全，諒此些須小事，定可馬到成功。更不須他人幫助。改煩吾兄辛苦一行。究竟看此中有甚曲折。小弟在這裡靜候佳音便了。柳春听了這般說項，也明知他的心意。當下即滿口答應。一面脫去外衣，繫束停當，提了一口鋼刀，說一声：「咱去也。」就此双脚一起由後窓戶翻身上屋，一路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。一般果然氣息全無。頃刻間已到了外面。柳春立定脚步，自己先鎮定心神。然後順着那哭聲尋去。不多時，却來到一家竹籬門口。週圍都是籬笆院落，裡面透出一點燈光，分明是个小戶人家。再一細听，那救命兩字，格外听得真切。柳春此時那敢怠慢，隨用兩個足尖，輕輕一墊，早已跳進院落當中。再走幾步，就見迎面有一進三間兩廂的茅屋，柳春立在那土牆之下，又用舌尖在那紙窗上舔了个小小的窟窿，再向裡面一張，那知不看猶可。這一看真个令人氣煞。登時柳春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。那無名火已高了三千丈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什麼緣故。原來裡面房間裡，牀沿之上，坐着一個年輕的婦人。週身赤条条的，并無一條一縷，迎面

立着个大漢兩隻手扯定那婦人定欲求歡。那婦人抵死不肯。一面哭着。嘴裡只喊救命。柳春見此情形。不由的怒氣冲天。立刻舉起鋼刀。就要躍身進去。結果這漢子的性命。我且交代。這婦人娘家姓陳。乃是一個孀居。那男子便是他的小叔周林。起初他丈夫周永寬。因病身故。陳氏苦心守節。已整整一年。真是克盡婦道。無人不敬。由永寬在日。因見他兄弟周林。終日遊蕩。轉眼之間。就弄得落花流水。陳氏見他丈夫已死。倒是一片好心。因念周林可憐。無依無靠。便將他收留在家。一切使用衣食等項。都是陳氏管待。無如陳氏盡靠着針指過活。家裡止有兩畝菜園。指望小叔收留下來。可以幫着勤苦。多種些菜蔬。得點花厘。好慢慢的苦度日光。那知周林懶惰異常。依舊惡習不改。終日游手好閑。什麼事也不聞問。甚至整日整夜。不見回來。陳氏見他這樣情形。心裡實在氣嘔。不過念奈當面又不好向他多說。只得忍氣吞聲。背着人流了許多眼淚。後來周林越過越不像樣。陳氏實在無法。急的痛哭了幾場。尸埋怨自己的命薄。不料日久下來。這周林居然傷天害理。竟起了不良之心。乘着他嫂子睡熟。便出其不意。撬開房門。就想逼他失節。請教這樣的烈婦。焉肯行此苟且。當時見他小叔進房。猛然驚醒。連衣服都不曾穿好。翻身下床。要想奔出去躲避。這惡賊那裡能發。因此竟被他困住。兩下裡在此糾纏。可憐陳氏被逼不過。這才嚎哭起來。喊叫救命。此時驚動了好漢柳春。在外面聽了半會。忍不住心頭火起。立時舉起鋼刀。只听咯喳一聲。那扇門窗已砍落在地。柳春就此躡身進去。大踏步搶近前來。飛起右腿。就向周林後面掃去。這時惡賊周林。正在神魂飄蕩的時候。那裡躲閃得及。早已撲通栽倒。跌了个仰面朝天。這惡賊還想翻身爬起。柳春怎肯放過。一脚踏住他的胸膛。又將手中鋼刀。向他臉上一晃。大聲喝道。你這欺心賊子。晝夜更深。竟敢在此欺辱婦女。該當何罪。快把情由說來。咱爺爺或可饒你不死。周林此刻已唬得魂飛天外。那裡還敢道出半字。這邊陳氏見有人來救。乘這當兒。趕緊把衣服穿好。見周林被這人按在地下。不能動彈。心裡還是不忍坐視。便雙膝跪下。先把前後的情形。對柳春說了一遍。又道。既蒙好漢相救。嬌婦感激不盡。這畜生本是瞎眼無知。還求好漢格外開恩。請着小婦人分上。饒他一命去罷。柳春听他說出一段情由。登時双眉倒豎。二目圓睜。暗想。這樣傷天害理的賊子。留他在世界上何用。不如早些結果他性命。免得再害旁人。就此立定主意。一手掙住周林的髮辮。提將起來。陳氏還想替他求免。柳春那裡肯答。

應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忠奸日久見分明。畢竟這周林到底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救節婦英雄仗義

戮奸人豪士捐金

詩曰

堪歎無辜啟衅端。難求賢士作高官。

几番調解終難就。

令我聞言鼻也酸。

話說柳春听了陳氏一番說項。登時反眉倒豎。二目圓睜。暗想這樣傷天害理的賊子。留他在世上何用。不如早些結果他性命。省得叫旁人受害。就此想定主意。又向周林痛罵了一頓。一手抓住他髮辮。提將起來。可憐陳氏見了這般光景。唬得魂不附體。自己還想替他求免。柳春那裡肯容情。說時遲那時快。只听柳春大喝一聲。立時手起刀落。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早已提在手中。轉身又向陳氏說道。你且休要害怕。咱們因路過此地。听你哭聲。特地趕來相救。據你方才所說。此賊已喪天良。毫無人道。似這等好徒。留他何用。咱因此結果他性命。若說你没有過活。咱這裡現有白銀五十兩。你可留在身邊。將來好敷度日光。俗說皇天不負苦心人。照你這樣行徑。果真肯替你丈夫守節。日後自有出頭之期。你可不須煩惱。從此苦心耐守。便了。說着就在身邊取出銀兩。遞給陳氏。又把周林的屍身拖出去掩埋停當。陳氏自然千恩萬謝。正想叩問他姓名。好隨後供奉長生祿位。不料柳春把各事辦理已畢。只說一声。咱去也。就此身子一晃。飛上屋面。一路穿趺跳。直奔外面去了。這裡陳氏收拾銀子。也不知他是人是仙。只得望空拜謝了一場。從此自然安心耐守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就中單說柳春。回到四喜館。此時桑兆榮等三個人正在靜坐閑談。等候他的信息。一見柳春回來。大家歡喜不盡。桑兆榮忙問柳兄此去究竟事體如何。柳春笑了一笑。便將方才的情形。對大眾說了一遍。桑兆榮因歎道。這才算英雄作事。豪俠行藏呢。大丈夫行俠仗義。正該如此。小弟等佩服之至。柳春又謙遜了几句。大家閑談一會。不覺天色已明。就此各人整理衣服。盥洗已畢。喚了小二。算還店賬。這才匆匆起程。四个人趕上大路。桑兆榮便全柳春商議。叫他們兩人仍在一起。緩緩前行。自己預備先全周人。候趕到內黃縣。見了彭公。稟明細情。隨後再令他們進見。這便是桑兆榮精細之處。深恐彭公不知底細。設或臨時稍有推辭。不肯收錄。反叫他們沒趣。所以才定下這樣章程。却令柳春劉銘兩人慢行一步。可巧此時劉銘正中下懷。因他本是个文弱書生。不慣行路。落得兆榮如此說項。正好慢慢行走。所以當時滿口答應。柳春也深知他的

心意。只耐着性子曲諒成全。當下四人先行作別。各自分手。秦兆漿就全周人傑。連夜趕奔內黃縣。這裡柳春劉銘兩人一路緩緩而行。達到那熱鬧市口。或是什麼清閑地方。少不得故意逗留。閑逛閑逛。這天行到天色傍晚。却好乘着月色。兩個人一路閑談。無非說日後投奔彭公。隨營効力。大家好建立功名。正在議論的高興。陡聽身後有人叫道。二位既要投奔彭大人。何妨帶咱前去。也好幹些功勞。柳春猛聽此言。倒唬了一跳。連忙掉頭細看。只見迎面走來一條大漢。身高八尺以外。紫黑色的臉膛。兩道劍眉。斜飛入鬚。一雙虎目。灼灼有光。年約五十餘歲。領下一部虬髯。如鋼針相似。根根見肉。穿着一身夜行衣服。懷中抱定兩口寶劍。果然英氣勃勃。威武逼人。柳春本是個內行。一見來人這樣行徑。不覺心裡暗暗讚歎。就知此人定是一位英雄。並且很有些來歷。看官你道這大漢究竟是誰。待小子再來交代。原來此人姓金名瑞。綽號人稱賽飛熊。祖籍金陵。建康人氏。自幼得名師傳授。練就一身本領。十八般兵器。件件皆精。慣喜使兩口寶劍。真有萬夫莫敵之勇。這金瑞生來秉性爽直。專一好管不平。因此本地人把他十分契重。他有一位堂叔。名叫雨亭。平時做個雜貨舖子的生意。敷衍度日。娶妻楊氏。賢淑異常。兩口子直到四十歲上。才生下一子。取名定安。夫妻們喜出望外。更加舖子裡生意很好。由此手中很積聚了幾文光陰。迅速轉眼之間。定安已是十歲。雨亭夫妻已有五十歲了。那時金瑞已在外面游蕩江湖。各處尋師訪友。又在軍務之中。以及錄局裡。兩處混了幾年。倒也無拘無束。自在逍遙。因他幼時便離了父母。自己孤身一人。出外多年。所以家中之事情。全然不知。這年忽然想起堂叔雨亭。全楊氏孀母。都已年近半百。不知近來精神怎樣。這許多年。又未通信。還不定他們生死存亡。更想自己的年歲。也是不小。何妨回家探望一遭。也免得他們時常掛念。當下主意想定。便束裝就道。飢餐渴飲。日夜兼程。一路無解。這日趕到建康。到家時天色已晚。雨亭夫妻見他姪兒回來。不免又悲又喜。夫妻們先問了他歷年的情況。金瑞自然細絮一番。雨亭又叫他兒子定安出來。替他們弟兄引見。金瑞也是歡喜不盡。當晚直談了半夜。方才各自安寢。次日一早。雨亭起來。就將店中各事。都向金瑞指點清楚。又將一應的賬目。全數交代于他。當即向金瑞說道。賢姪年紀已經不小。咱們夫妻更是年邁。難得你此刻回來。正好將店事托付于你。不知賢姪意下如何。正是。從今得遂生平志。應建鴻猷啟壯圖。畢竟金瑞肯接收店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金雨亭預托家事

賽飛熊立志復仇

詩曰 棋高一着應難敵

筋指金壽易奏功

自古吉人天道相

暗中賊計總成空

話說雨亭一早起身，就將店中各事都向金瑞指點清楚。又將一應的賬目交代于他。一面說道：「賢姪年紀已經不小，咱們夫妻更是日近年邁，不能理事。幸喜這兩年家運還好，勉強掙得一份家財，總可敷衍度日。你兄弟定安格，外年輕難得你此刻回來，一切都要望你照應。以後家裡各事，全歸給你管理，你也不可三心二意。再想出門了，況你雖有這身武藝，徒然在外閑遊多年，又不曾得個一官半職，何必自討苦吃呢？好在店中生意也很興旺，總算咱們一家四口，將就都可以吃飯了。金瑞聽到此處，也不禁暗自傷心。不等雨亭說完，便滿口承應道：「叔父放心，姪兒謹當遵命。此後決不出門，定在家裡幫全大人照應是了。」雨亭大喜，從此就將家中各式事情盡托金瑞掌管。自己好偷點閑空，享受晚年的清福。話休煩絮，金瑞由此管領家事店事，果真日夜辛勤，一刻不敢怠慢。偏偏店裡的生意，比往年還好，就此一來，家道自然格外興隆，轉眼光陰不覺又是几載。馬想雨亭的妻子楊氏，陡然身染重病，經雨亭延醫診治，服藥無效，竟至一命烏乎。雨亭自是十分悲痛，強勉過了喪事，就有那些三姑六婆，齊來替他擇。慳都說他年紀雖大，精神還好，定要勸他再娶個填房。將來門戶好有人照應。反是金瑞年近五旬，就是一個孤身，並不曾有人向他兜搭。金瑞又不便攔阻，那知這班皮婆果然利害。雨亭竟被他們說得天花亂墜，居然就答應下來。不到几天，就聘了一位孀婦馮氏過門。掌管他這份家業。起初馮氏剛一進門，還稍為顧點局面，後來越過越不對路，竟全對門一個張屠戶勾搭起來。由此私下裡透弄雨亭的錢財，自己留着貼漢，可憐雨亭一生辛苦，此時碰着這樣淫婦，金瑞雖然不敢直說，只得在暗裡防閑。怎奈紙裡不能包火，到了日久下來，自然人人傳說，个个議論。一個傳十，十個傳百。這些事外面全都清楚。雨亭也就聽得閑言，自己再一打聽，不消几日，果然明明白白，知道馮氏這件事，却是千真萬真。就此心裡一恨，免不得短數長吁，日夜愁煩，可憐不上几天，早已名登鬼錄。一命烏乎。金瑞見他叔父活活氣死，真是義憤填膺，自己說不出的氣，只得勉強把喪事辦完。替他們夫妻安葬已畢，才慢慢來整治家庭。那知這馮氏悍潑異常，早就知道金瑞的用意，這日乘他出外收賬，竟將店裡的現貨資財一古腦

兒通全搬個乾淨。就此跟隨那張屠戶。揀了個心腹僻靜的尼庵。雙雙的躲人裡面。這兩個奸夫淫婦。從此可算心滿意足。去做天長地久的夫妻。等到金瑞在外收了兩日賬。趕回家時。那几間店房。已是鉄將軍把門。闔鎖得緊。吞的那裡有個人影。剩下那十几歲的孤哀子。直哭得如淚人兒一般。不是隔壁鄰居行善。把他收留。只怕金雨亭一代宗支。真個要斷絕香烟了。當下金瑞見此情形。自然十分惱怒。便走到鄰居家內。見了堂弟定安。抱頭痛哭。幸虧這位鄰居李老翁。為人慈善。平日金雨亭交情頗深。見他弟兄哭得悽慘。少不得在旁苦苦相勸。金瑞才止住悲聲。就將身邊收來的銀兩。通全取出。並兩本賬簿。一齊交與李老翁。代為收藏。次日又請了几位鄰人到來。當着大眾開了店門。把店中的一應生財傢伙什物。都搬到李老翁家。另外開了一張清單。並那收回的銀兩數目。寫明細賬。憑眾人交付。李老翁將來等定安長大成人。請他一齊交代于他。好讓他自立基業。大眾見金瑞做事公平。果然光明正大。因此人人無不佩服。金瑞把各事料理清楚。又向定安叮嚀了几句。重重托付。李老翁代為照應。自己却推說出門尋訪朋友。說不定几時回來。日後自當報答深恩。李老翁滿口答應。便將定安收留下來。當着自家子弟看待。這也不必細表。當時金瑞別了眾人。自己帶了隨身衣服。打成一個小小包裹。藏好兩口寶劍。就此匆匆起身。當日晚間。先在本城尋了個客店住下。歇息一夜。第二日一早。便出門向各處探聽。細訪那馮氏。全那張屠戶的下落。話休煩絮。居然几日功夫。竟被他探聽得清清楚楚。看官。你道這兩個奸夫淫婦。究竟到那裡去呢。原來馮氏全那張屠戶。揀了金銀細軟。兩人便躲在城外寶月庵中。却好本庵有個淫尼。法名叫做空空。平日也是勾騙婦女。引誘良家子弟。騙取香資。無所不為。便在暗中全他們作弊。把這兩人藏在靜室裡面。何等快樂逍遙。此刻却被金瑞訪出下落。自然格外歡喜。立時自己趕回客店。算還了賬。自揀起包裹。揀了兵器。一路奔出城來。先揀那僻靜地方歇息歇息。等到天色一晚。約有初更時份。金瑞這才打開包裹。換了一身夜行衣。靠把那外面的衣服。通全包好。復行指上肩頭。然後提了寶劍。抖擻精神。直奔寶月庵而來。一霎時早到山門之外。就聽庵裡的鐘聲。响曉得眾尼正做晚課。金瑞走到後身。由那院牆翻身進內。復又踏上屋面。一路蛇行。到了前進。再伏定身子。朝下細看。正見東首角門裡。走出一個人來。正是 踏破鉄鞋無覓處。巧逢仇客眼前來。畢竟來的這人。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殺奸淫全遭果報

遇豪傑兩訂知音

詩曰 湛湛青天不可欺 應知冥冥有神祇 未曾舉意神先覺 禍到臨時悔更遲

話說金瑞運動輕功在屋面上一路蛇行。到了前邊再朝下一看。正見一个小尼念完了經。手裡捧着水魚兒。向後走來。金瑞便悄悄跟隨。一直來到後進。但見那小尼走進東首角門去了。金瑞又進几步。伏下身子細聽。這個當兒。就見那角門裡露出些燈光。又聽裡面嬌聲細語的說道。你出去瞧瞧天色。看是怎樣。明日能不下雨。咱們好乘早起身赶路。離了這是非窩。就放心了。接着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。咱自理會得。你可不須多煩。金瑞此時正聽得出神。忽聽吱呀一聲。角門開放。裡面走出一條大漢。再仔細一瞧。忍不住無名火起。看官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就是那萬惡的冤家。私通他嬌母的那个張屠戶。此刻他們兩人法外逍遙。好生快樂。自從到這庵裡。已躲藏了好几日。馮氏心中刻刻吊胆提魂。總怕日久下來。掩不住外面的耳目。倘是走漏風聲。被他那位老姪台訪出下落。怎生是好。因此才全情人商議。要想乘此遠走高飛。好到別處做个夫妻。長地久的夫妻。那裡知道屋上有人。却被金瑞聽得清清楚楚。當時張屠戶出來。暗看天色。金瑞早看得明白。登時無明火高了三丈。立刻就將雙劍舞動。兩脚一起跳下房來。大踏步赶到張屠戶後面。儘力就是一下。也算這惡賊樂極生悲。罪孽滿盈。哎呀一聲。不曾喊得出口。已是腦漿迸裂。死于非命。金瑞把他屍身踢在一旁。掉轉身進了角門。再找那馮氏算賬。剛走了几步。就到他們行樂的地方。只聽馮氏在裡面自言自語說道。怎地到此。刻還不來呢。明早天不落雨。還要赶路。咱們上床還要耽擱一會。再等養養精神。睡他一覺。只怕天色不早了。那時出行。恐怕又有許多不便的。真是令人氣煞。金瑞立在窗腳之下。剛聽他說到此處。便大踏步向前。飛起一腿。踢開房門。高聲應道。你不必耽憂。咱來了。馮氏猛抬頭。見金瑞進來。一縷真魂已從頭頂上冒出。好似那潘金蓮。見着武松一般。不住的渾身亂抖。一交跌在地上。爬不起來。金瑞搶進几步。指着馮氏高聲罵道。你這無耻的淫婦。咱叔父在日。有什麼薄待子你。却被你活活氣死。今日又做出這樣傷心的事來。試問你居心何忍。現在張屠戶已被咱結果了。你這賤婦。還有何說。馮氏聽說情人已被殺死。更唬得魂飛天外。又添了無限的傷心。登時大哭道。千萬都是咱錯了。不該如此。今日既被你尋着。還望你瞞你

叔叔分上。餓了我罷。說畢。就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金瑞冷笑一聲。暗想這淫婦要他何用。把他留任世上。也不過替咱叔父獻醜。不如乘此就將他一劍两段。豈不爽快。金瑞此時想定主意。那裡由得他做主。立刻手起劍落。只聽咯吱一聲响。那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早已滾得多遠。此刻金瑞結果了奸夫淫婦。可算替他叔父報了大仇。心裡好不暢快。正待轉身出門。不防身後猛被一人扯住他的衣領。一面高聲喝道。你這人幹得好事。就想輕輕的逃走。丟下這人命官司。誰來替你承當。咱你一齊見官去罷。說着兩手緊緊扯住。死也不肯放鬆。金瑞起初被他一聲喊叫。自己倒吃了一惊。及至掉頭一看。才見後面的人。光着頭披了一件僧衣。分明却是个女尼。看官們諒該明白。來的這個尼僧。並非別人。就是這本庵的住持了空。當下金瑞看了一眼。也不知他是什麼來歷。心裡想當他是佛門弟子。斷不是个歹人。所以一時也不忍殺害他性命。只得低聲帶笑說道。師父休要動惱。弟子今日專為此報仇。並無別的意見。方才那一對男女。就是弟子的仇人。俗說家醜不可外揚。師父也不必多問。容日弟子再來酬謝便了。當時金瑞這番說項。也不過為的省事無事。再則看他他是佛家子弟。總以慈悲為本。所以步步存了退讓之心。不肯傷害于他。這了空要是个曉事的。自問心裡有些愧對。應該棄勢得佳。且住。就此放他動身。自己也可保全一條性命。何等不好。偏偏這惡尼貪心不足。此刻聽金瑞說出這番話來。都當他是真个胆怯。不敢再來放肆。因此益發驕橫起來。簡直拚命的扯住。死也不肯放鬆。金瑞見他如此。更是萬分着急。兩下又互纏了好久。看看天色已是不早。耳邊又聽得雞聲亂鳴。可憐金瑞被逼不過。明知退讓也是無益。只得自己把心腸一橫。就此順手一劍。早把了空一顆光頭。砍做兩個半邊。屍首倒在一旁。這時金瑞既將淫尼殺死。自然片刻不敢逗留。立刻點了燈火。又在上身照看了一會。究竟有無血跡。收拾停當。這才飛身上屋。仍由屋面上施展輕功。一路穿蹦蹦跳跳。來到外面。藉着那天上的星光。離了寶月庵。就此匆匆啟程。不多時。天色已明。到底金瑞平日為人精細。自己因為殺傷三條人命。恐怕白日行走。種種不便。因此又揀那僻靜村莊。勉強挨了一天。直到日落西山。看那天氣漸漸昏黑下來。方才起身上路。緩緩的獨自前行。那知走不多遠。可巧劉銘柳春兩人。一路行來。正在彼此議論。預備日後到彭公大營。怎樣幹功立業。他們兩下說得高興。却被金瑞聽得清楚。不免正中下懷。因此趕上前來。答話。當下柳春一見金瑞有

這樣氣概。心裡便敬服。凡分暗想。此人定是個當世英雄。何妨邀他全去。投奔彭公。豈不是一件快事。主意想定。因即搶步上前。先向金瑞請教姓名。來歷。正是。由此雙方聯友誼。從今兩造結知音。畢竟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審飛熊義識豪傑

顧章卜課知机

詩曰

行軍謀畧最宜精

奮勇圍攻戰不停

槍砲齊施何所用

須知暗伏有疑兵

話說金瑞先報了自己的姓名。一面又說道。不知二位尊兄貴姓台銜。現在欲往何處。還是一定要投奔彭大人。麼。敢請一示。知。當下柳春劉銘便將姓氏來歷。細細說出。柳春又笑問道。金兄此時行路。為甚要着這夜行衣。靠想是昨夜定幹得一件奇事。何妨也對弟等說明。諒亦無碍。這時三人說得投机。真是猩猩惜猩猩。好漢愛好漢。自然格外契合。金瑞便將自己的心事。重行對兩人說了一遍。柳春劉銘十分敬服。兩人齊聲讚道。金老英雄這一番為作。真稱得起豪傑行藏了。世間像這樣傷天害理的人。寔在不一而足。咱們只恨沒有快刀。把這班人一齊殺盡。方遂心願。難得金兄既有這等武藝。又且生就一副俠腸。何不出來幹一番事業。留個轟轟烈烈的英名。豈不大妙。弟等現在要奔內黃。去投彭大人。也無非尋覓机緣。將來圖个一官半職。幹他一些事業出來。方不負堂堂七尺之軀。大丈夫不在此時建立功名。更待何日。未知尊兄果肯與弟等全去麼。金瑞笑道。小弟雖是年近五旬。但強壯之心。至今還不曾消滅。只因家難如此。以致不能遂願。現在正想出去。幹些正當事業。止恨無門可入。若得二位仁兄提携。小弟真是感激不盡。隨後自當重重圖報。是了。柳春大喜。當早三人計議已定。這才重行整理衣服。大眾就此起身。不兩日已到內黃。三人一齊來到內黃縣衙門。此時桑兆榮周人傑都已先到。已將前後情形。向彭公稟明。彭公自然歡喜不盡。當時又將三人傳進。先問了來歷姓名。就令各人權為任此候差。柳春便乘勢把劍峰山賊寇焦亮。盜印的一番情節。細細對彭公說知。彭公此時方才明白。因向眾人說道。怪不得此賊前番攔路預備截殺本帥。原來印信就是被他盜去。所以本帥一向不曾追究。只因此印未有着落。以此憂慮在心。今日若非柳壯士說出前情。本帥又從那裡得知。難得現在已有下落。只好以後仍仰諸位協力。大家再去辛苦一番。將來本帥奏聞朝廷。自

不忘諸位一段功勞。眾人聽彭公這番說項，早有顧煥章等齊聲答道：「大人放心，這是我等應盡的職務，何能令大人就憂。從前因未訪出寬任，故我等無從下手，致累大人時時煩悶，已屬罪無可辭。此刻既知確實情形，我等正該齊心用命，趕將印信取回，才是道理。」就請大人權在此地休息兩日，候民人等另議一條章程，然後斟酌辦理。即日就去行事。便了。彭公點頭稱善。當眾英雄議論了一會，彭公便令內黃縣知縣代備了几席酒筵，到了次日晚間，招集眾人飲酒賀功，預先替各人餞行。這一天大家歡呼暢飲，直至更深，方才罷宴。眾英雄正預備散席，忽見一個衛兵慌慌張張的進來稟道：「小的方才巡哨，好像見房上有條黑影，一見小的，又不敢聲張，只得悄悄跟向前去。那知遠到花廳後面，這條黑影就不見了。因此小的不敢隱瞞，特地前來稟報。望各位爺們須要留心。」在小的看這人行踪說，秘定不是善類。小的斗胆說一句，只怕有十分是來行刺的呢。」那小軍說了一遍，立即退出。此時眾英雄都坐在席上，還不曾散去。大家聽了這話，都有些暗吃一驚。當下議論紛紛，各人拉出兵器，要想去追趕。顧煥章因冷笑道：「諸位休要着慌。像這樣的馬後炮放出去，也是無益。他要走，已早經走遠了。真是來行刺的，諸位也莫名其妙。既據小軍這等說項，想必其中定有緣故。」在下曾記安徽二十八使當日保護大人多時，內中有托筆聖人嚴正清精習卦爻，深通課理，果然笑臉異常。在下曾向他求教几次，蒙他指點牙牌神數，據說是一樣的靈驗。至今還切記在心，難得現在既有這件事情，在下何不來此試演一番，究竟看是怎樣。未知諸位以為如何。眾人聽了這話，個個齊聲說道：「原來顧老英雄有此妙術，我等那裡得知。既如此事不宜遲，就請快快試演起來。休要耽延，再誤大事。」煥章連連點頭，隨即吩咐左右排開香案，自己沐手焚香，先望空拜了几拜，然後取出一副骨牌，放在那香案上面，細細的排了數次，再凝神一看，不覺拍手叫道：「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好險哪！好險哪！眾人見他這樣，不由的都驚詫萬分。各人心裡格外面着慌，忙問顧老英雄究竟何事，這等驚訝。煥章連連搖首道：「此處非談話之所，且等大人到發押房再說。」眾人聽他這番說項，實在摸不着頭緒。連彭公也不便細問。大家只得就此各散。煥章隨令從人撤去香案，一面招呼祁敬敷、秦兆榮、韓秀麟、東方鑄等几位英雄一齊跟隨彭公來到發押房。各人依次坐定。彭公又吩咐左右：「齊退到外面，非傳喚不許進來。」眾家丁自然連連應是。霎時間都已退出。彭公此時才向煥章問道：「適才老義士卜的一課。」

究竟是吉是凶。敢請一一指示明白。好使本帥放心。煥章因低低說道。不瞞大人說。那小軍來報的。却是懸毫不錯。誰說不是刺客呢。幸虧大人洪福齊天。今日此人不曾下手。但是這惡賊心還未死。照這課理上看來。明日晚間定要復來。諸位今日正好安心穩睡。倒是明日一夜。須要謹慎提防。萬不可稍有大意。諸位可切記切記。此刻眾英雄聽了這番議論。心裡都是半信半疑。不知他這話到底真是假。反是彭公冲中大怒。忍不住暴跳如雷。一面拍案叫道。是誰有這般大胆。敢到這縣衙裡行刺。本帥明日拿住此賊。定要碎屍萬段。方洩心頭之恨。正是壯士雄圖興大業。冤仇已結莫開交。畢竟誰人來刺彭公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定奇計議保欽差

逞雄心思洩舊恨

詩曰。爭強制勝逞奇謀。利欲薰心兩失和。莫謂上天無感應。須知人事有蹉跎。話說彭公聽顧煥章一番說項。不由的怒氣填胸。忍不住拍案叫道。是誰有這般大胆。居然敢到縣衙來行刺。真正是目無法紀了。況且諸位義士。全都在此。難道此賊竟不怕死麼。待本閣明日將他拿住。定然碎屍萬段。決不輕饒。方洩心頭之恨。煥章忙勸道。大人且請息怒。此事倒不是這等說法。須要想一個萬全之計。要叫來人以後不敢正眼相視。才是道理。不然將來大人經過各處。時時防不勝防。那真是後患不堪設想了。彭公因問道。顧老義士既有這樣高論。不知用甚麼妙策。可以令賊子寒心呢。煥章笑道。大人的明見。今日此賊既有這胆量。前來料他本領定不在我輩之下。現在民人倒有一条計策在此。只不知大人高見以為何如。所以一時未敢造次。彭公也笑道。難得老義士已有妙策。何不早早說明。以免大家疑惑。煥章這才附耳低言。輕輕的說道。大人明日晚間。最好如此。如此吩咐眾人。都在外面悄悄伺候。直等那刺客到來。必然有些動靜。那時咱們再出來四面兜拿。即便被他逃走。大約以後也叫他喪胆亡魂。下次便不敢再來自尋死路了。彭公聽罷。不覺心中大喜。連說妙計妙計。又叫煥章把這話暗暗向眾人說知。此時各人無不个个讚歎。都道顧老英雄真可算足智多謀。咱們是萬萬不及了。當下眾英雄又閑談一會。然後各自告退。一宿已過。到了次日大早。眾人起身。就照煥章吩咐的辦法。各人分頭去幹事。果然人多好做活。一會功夫。都已佈置得整齊。齊到後面。來見彭公。繳令。彭公心裡好生欣慰。

忙邀顧煥章又到前面。各處巡視一週。一面招呼內黃縣。俟天色一晚。都在內衙裡靜候。專等那刺客前來。再看動靜。列位看到此處。定要有此不大耐煩。以為在下說了好久。並不曾提及刺客。究竟姓甚名誰。又不曾說明顧煥章到底想出什麼妙計。看官不免心裡着急。要說在下說話不明不白了。怎奈著書的止有一枝筆。不能寫兩處事。且待在下叙出這段情由。諸公試看後文。便能明白。原來這刺客不是別人。就是那盤蛇山的賊寇。第五个寨主。出山虎秦明。他們自從前次扮作九王爺的公子小千歲。以出京查辦為名。在那各州縣衙門。詐騙了許多程儀。後來到內黃縣。不料几乎被彭公察出破綻。當時這夥賊人。逃奔回山。心裡暗恨彭公不止。內中秦明更是性情暴烈。因向方清說道。據小弟看來。現在滿清的官員。別人都不是打緊。大丰縣是酒囊飯袋居多。惟最這駐官彭朋。果然有些利害。此刻他在內黃縣駐節。再加這個縣官。也是像他一樣的人物。這件事倒是咱們心腹大患。況且咱們這座盤蛇山。又是屬內黃縣所管。此時山寨裡情形。已被這駐官打聽清楚。難保不向彭公說知。倘是這兩個賊官。居心全咱們為難。將來的後患。真是不小。在小弟的意見。橫豎事已如此。難得咱們山寨裡。已有這樣的聲勢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索性等小弟下山一走。把那于駐官一刀殺死。順便連那彭朋結果了性命。然後再起大兵。奪了內黃縣城池。一面分兵再取武安湯陰安陽臨漳各縣。止要這几座城池。一齊得手。那時各處的好漢。自然望風來降。照此辦法。何愁大事不得成功。未知大哥等可合小弟的心意麼。當下方清吳雙周錦邱雲四个賊寇。听了秦明這番議論。無不个个贊成。齊說五弟這番計策。果然想得週到。但有一件。聞得那賊官彭朋。手下能人甚多。今日五弟要想獨自下山。這件事恐怕有些不妥。還是大家全去的為妙。秦明笑道。這句話你們更想得錯了。俗說明槍容易躲。暗箭最難防。小弟這次下山。又不全他交兵打仗。只須暗藏一口鋼刀。悄悄的進他縣衙。不消片刻功夫。一刀一个。就可結果了。两个賊官的性命。還費什麼大事。不成。眾賊寇聽了。方才佩服。當時眾人商量停當。到了第二日。方清就在聚義廳上。備了一席酒筵。邀請四个兄弟。一齊入席。大家猜拳行令。歡呼暢飲。好不快樂。就算替秦明賀功。直飲到天有三鼓。各人才才罷宴。本來方清為人精細。深恐彭公已經動身。又不知內黃縣究竟有多少官兵。所以另派两个精細頭目。悄悄下山。先去打听一番。知道彭公果然還在內黃縣衙中。並不曾走向別處。又探悉彭公身邊。止有

幾個差官。隨身保護。城內的官兵。只有數千。眾賊寇探聽清楚。各人才算放心。就此又耽擱了半月有餘。這天眾賊寇先在山寨裡痛飲了一回。挨到天色傍晚。秦明方才結束停當。背插一口單刀。辭別眾人。離了山寨。一路急急下山。直奔內黃縣而來。本來秦明的輕功甚好。所以行路十分快速。到了初更光景。早已進了縣城。此時彭公正全一班英雄。都在花廳上聚飲。秦明本是熟路。一直來到縣衙。飛身跳上屋面。一路提著輕功。直奔後進。見他們一眾好漢。全都在此。秦明此刻怎敢下手。便輕輕的落下平地。要想遠到花廳後身。出其不意。可以乘便行刺。不料剛剛湊巧。却被一個衛兵。越哨到此。一眼睜見。跟着他寸步不離。這惡賊明知自己孤身一人。只恐寡不敵眾。反遭毒手。不耐着性子。再挨一天。因此仍由屋面上悄悄出了縣衙。來到那僻靜處。找了一個土地神祠。歇息一宵。準備來日再去行事。正是：英雄奮志除民害。惡賊行凶逞禍心。畢竟秦明怎樣行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見偶像錯認仇讎

砍木人悞中埋伏

詩曰：唇齒相依誼亦全。

却因權利勢難容。

試看螭蚌相爭日。

終被漁人一網中。

話說秦明立定章程。悄悄出了縣衙。揀那僻靜地方。找了一個土地神祠。歇息一夜。待至天明。換去夜行衣服。又到街市上閒逛了一天。直到傍晚時份。自己先飽餐一頓。沿路看看那街坊的景象。到了二更左右。這才重行裝束。穿著一身短打。抖擻精神。提了鋼刀。再奔內黃縣的衙門。先在頭門口打了一轉。再向裡面偷看。只見縣衙裡靜悄悄的。並無一人。心裡好不歡喜。隨即躍身上屋。又來到後面簽押房。伏下身子。仔細一瞧。但見簽押房裡隱隱有些燈光。也聽不出有人說話的聲音。却與昨日的光景大不相同。此時秦明心中也覺有些詫異。暗想昨晚那個小軍。雖是暗見咱的影子。大約未必看得清楚。不然他是一定要進去報告的。那時這班狐羣狗黨。必然要拿個準備。斷沒有不提防的道理。若照今日這樣情形。好像是一個不曾知道。咱不乘此時下手。更待何時。秦明想到這裡。更是歡喜。不盡心裡不由的得意洋洋。當時即飛身越過兩重屋面。頃刻來到後進。秦明本是早已探聽明白。曉得此處就是彭公的臥室。因此又伏定身軀。再向裡一看。只見上首房間裡。當中坐著一人。年有六十餘歲。領下一部花白鬚鬚。紅頂花翎。上罩一件天青八團方袖馬褂。氣概十分威嚴。但見他低著頭。手裡捧著一卷兵書。正在出神的模樣。在那

燭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分明就是那賊官彭明。秦明心裡一想。曾記那日咱們在此住了几天。差不多銀子已要到手。不想竟被這賊官打破。險些更不能脫身。若非咱見机得快。還不知後來怎樣了。結想來此事。實在令人可恨。秦明此刻打算了一會。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。不由的越想越怒。登時倒豎雙眉。圓睜怪眼。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。才洩胸中之恨。自己早把性命兩字。拋在九霄雲外。立刻舉起鋼刀。雙腳一蹴。跳下房來。就此飛起一腿。踢開房門。喝一聲賊官休走。認定彭公的肩頭。用足了十二分勁。惡狠狠的就是一刀砍下。只聽咯喳一聲响。好像砍在石柱子上。一般。偏偏彭公坐在上面。依舊端然不動。秦明看了這樣情形。這一驚非全小可。連忙向後倒退了幾步。心裡一想。怪不得這賊官有這樣的名頭。人人說他利害。那知他還有這等手段。分明是金鐘罩刀槍不入的功夫。咱今日還來行刺。看起來真正好險。但現在事已如此。一時怎好縮頭。不如全他拚个你死我活。反覺乾淨。當下秦明想定主意。也不管什麼驚動旁人。隨即高聲喝道。彭賊官。你休要逞強。運用玄功。橫豎咱爺爺既已孤身到此。定要結果你這賊官的性命。還能退讓一步。只怕你不。你須不必這等裝模做樣。有本事只管使來。大約咱姓秦的全你。也是劫數。註定前因。好歹咱兩個拚了罷。這時秦明說了一番話。指望激他起身。兩個人好分个高下。諒他雖有刀槍不入之功。或者動起手來。可以看出他的破綻。就可乘勢向他肩門上砍去。結果他的性命。若是任他坐着不動。試問有這金鐘罩護体。一輩子也不能傷動他分毫。究竟挨到何時為止。晚這就是秦明的私心。那知這惡賊說了半天。任他叫破喉嚨。那對面的彭公。只是低着頭看那兵書。始終也不曾回答一字。秦明到了此時。自己却有些着急。忍不住心頭火起。就此又趕進几步。認定他的致命要害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接連又砍上几刀。但聽咯喳咯喳的連聲响。果然他這身子真个結實。聽他怎樣割剝。還是直挺挺的坐着。依舊不動分毫。此時秦明暗見這樣光景。心裡不免有些疑惑起來。明知人生血肉之軀。斷不能有這樣的堅硬。慌忙拿起燭台。走近他身旁。先把那頂紅纓大帽。用手掀起。再凝神一看。那裡是什麼彭公。却是一個木頭人兒。穿着衣冠靴袍。坐在那裡。竟似真人一般。無二。秦明情知有異。料想他們已有了準備。拿這木人來騙咱。一定旁邊准有伏兵。咱自當格外小心。還怕上你們的圈套不成。再瞧瞧那木人。真是做得精巧。心裡又好氣又好笑。暗想留你這怪物有何用處。咱下次莫要再上你的

當了。不如先替那賊官做个榜樣。好叫他們知道咱的利害。想罷主意。就此又舉起鋼刀。認定那木人頭頂上。儘力的砍了一下。就聽咯噔一聲。早已劈成兩半。那知這一刀不打緊。這木人雖是劈破。却引出無數的人來。看官你道其事。原來當時顧煥章用牙牌神數卜了一課。曉得第一夜刺客未曾下手。第二夜是一定要來。隨即就招呼大眾。叫他們明日夜間。个个都要準備。却不可明露一點聲色。本來彭公的臥室。却在花廳後面。相離不遠。再朝前去。就是簽押房。因此煥章就令桑兆榮李翠桃在花廳東首埋伏。韓秀麟東方鑄在花廳西首埋伏。李翠鳳孫寶珠林鳳姑三人在簽押房迎回埋伏。周人傑柳春金瑞等。几位新來的英雄。都在彭公臥室四面埋伏。自己却全和敬數保護彭公。及本衙的知縣。另在一間密室裡靜候消息。又令二千軍士把守頭門及各處要道。却在彭公臥室裡。單設一張公案。案上止放一枝燭台。一面吩咐巧手匠人連夜趕造一個木人。雕成彭公的面貌。木人裡面。另用一串銅鈴。安放當當中。只等刺客把那木人砍動。那銅鈴自然怪响。外面眾人一聞鈴聲。乘此殺出。四面兜拿。這就是顧煥章定就的奇謀。果然這惡賊秦明。中了他的妙計。正是計就牢籠擒賊寇。安排妙算捉強徒。畢竟惡賊秦明後來怎樣行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留姓氏惡賊逞凶頑

捉刺客羣英全協力

詩曰

奔走調停苦勸懲

依然難得息紛爭

饒他縱有蓮花舌

矢意虔心願其伸

話說顧煥章議定章程。却令眾人預先四下埋伏。不想賊人前來行刺。果然中了妙計。此時一班男女英雄。正在各自凝神細聽裡面的動靜。那知惡賊秦明不分好歹。竟把那木人頭一刀砍成兩半。又把身子一脚踢倒。只聽那銅鈴噹啷噹啷一陣响。早驚動了外面眾人。曉得煥章的算計不錯。真是大人臥室裡定有刺客前來。因此各人提了兵器。蜂擁般的一齊趕到後面。一个个都圍裹上來。當有桑兆榮韓秀麟曾萬當吳兩人抬頭一看。果見迎面一條大漢。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。四下裡張望。韓秀麟一心要想得功。那裡忍耐得住。立刻飛步向前。舞動雙劍。認定秦明。攔腰就砍。秦明正自出神。要想尋路逃走。猛見外面蹣跚許多人來。身子高矮胖瘦不等。明知這班人定是彭公手下的將士。自己也就不敢怠慢。剛要舞刀動手。那知韓秀麟已出其不意。竟用雙劍砍來。秦明只得趕緊上前。

招架一面高聲喝道。爾等這班狗頭。休要倚仗人多。咱却毫不惧怕。有本事只管使來。咱爺爺今日既來行刺。也須留个名姓下來。好叫爾等日後有處尋我。咱就是盤蛇山第五寨主。出山虎秦明是也。想那于監官久已聞得咱們的大名。爾等隨後問他便知。且叫那彭朋小心一點。只怕他的死期也不遠了。說至此。又將手中的鋼刀緊了一緊。整整戰有數十餘合。果然這惡賊本領高強。就憑韓秀麟這樣的能為。兩下也不過戰了个平手。竟分不出什麼勝敗。旁邊眾人都看得呆了。都道此賊實在能為出眾。可惜他不務正道。煞是可恨。焉想眾英雄正看得出神。不防秀麟陡然心生一計。無故虛砍了一刀。就此跳到圈子外面。飛奔頭門而去。眾人也不知他什麼用意。總當他是力怯逃走。當下亦無心理會。大家發一聲喊。先敵住刺客。就此刀劍齊下。早把秦明團團圍住。絲毫不肯放鬆。只聽得呼呼。無非兵器相碰的聲音。大眾又鏖戰了多時。這惡賊秦明雖是本領出色。武藝超羣。怎奈孤掌難鳴。到底寡不敵眾。俗說雙拳難敵四手。好漢打不過人多。就這頃刻功夫。秦明的刀法已漸漸鬆亂。氣力益發不佳。後來一步緊似一步。看看的不能抵敵了。秦明到了此時。自己暗想不好。咱若再在此纏戰。只怕今日定是性命難保。不如三十六着。走為上着。待日後回到山寨。再約眾弟兄前來報仇。諒他們也沒處逃走。那時再全那賊官。算賬不遲。划算已定。這才大吼一聲。就此雙脚一起。早已飛身上屋。這邊秦兆榮及李家姊妹。一見刺客逃走。那裡肯輕輕放過。正待追趕上去。旁邊早又攔動了一位英雄。忍不住大聲喊道。諸位且慢動手。待小弟來結果他性命。眾人抬頭一看。乃是東方鏘。原來東方鏘當時一聞鈴聲。便全同人傑金瑞柳春等几位好漢。齊伏在花廳前面。專等他們追趕賊人出來。乘勢好設法兜拿。後見眾人已把那刺客團團圍定。料想這許多人。總可以拿獲得住。因此只任旁邊觀看。並不上前幫忙。後听那刺客說出姓名。居然戰了好久。依舊不曾分个高低。東方鏘又轉念一想。倘是此次抵敵不住。竟被他越屋脫逃。豈不叫大家白吃一場辛苦。所以自己拿定主意。一手提着寶劍。由此便暗暗留神。準備跟着他。緊緊追趕。定不放他脫身。此刻果見他躍身上屋。那裡還敢怠慢。這才大叫一聲。還自分關眾人也。就竄上屋面。飛也似的趕上前去。只見那秦明急急狂奔。兩下只離一大多遠。看看已到頭門口。東方鏘好不着急。暗想此刻在縣衙之內。不怕只恐賊手段高強。縱好設法兜拿。倘被他逃走出去。再回那裡去尋他。因此不免急中生智。隨手取了